

席望

(第四輯)

94860

3126

第四辑

原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0188/06

《原学》编委会

主 编 陈少峰

副主编 丁一川 尚 定

编 委 (按姓氏笔画顺序)

丁一川 王法周 王 博

王振忠 孙尚扬 仲伟民

陈少峰 陈 致 陈继东

沈 培 尚 定 罗 新

永富青地

Laura A • Skosey

Peter Merker

本辑执行编委 王法周 王 博

目 录

学人访谈录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
——王运熙先生访谈录 彭玉平 (1)

“不”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周策纵先生访谈录 陈 致 (14)

学术论坛

《周易》与兴的艺术手法 黄君良 (33)

《老子》校读释例 黄德宽 (56)

心之逍遥与形之委蛇
——庄子思想全生的主题 王 博 (69)

荀子“天”观念研究 ——《荀子·天论篇》为 中心	蒋乐群 (88)
论建安诗歌与音乐艺术的 关系	钱志熙 (111)
《大乘大义章》研究	张志强 (127)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沉浮	陈爽 (155)
北魏太学与政治、文化	张金龙 (173)
从地域角度看初盛唐诗风的 嬗变	徐枫 (196)
论明代中叶苏州的狂士群体	高寿仙 (213)
《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与 王士禛早期诗学	张健 (230)
明清时期会馆的建筑设置、 区位分布与文化取向	王日根 (269)
略论道咸时期的学术精神	胡成 (295)
有关在日本举行的杨文会 居士追悼会之资料	陈继东 (316)
章太炎的国粹思想与诸子学	罗检秋 (330)
胡适与近代诸子学	王法周 (348)

札记

《魏官品》产生时间考	阎步克 (368)
《南齐官品》拾遗	阎步克 (375)
《敦煌文献语言词典》补正	张涌泉 (385)

Contents

Interviews

An Interview with Mr. Wang Yunxi ...
..... Peng Yuping

An Interview with Mr. Zhou Cezong ...
..... Chen Zhi

Articles

" The Book of Change " and " Xing "
(Metaphorical Allusion) As An Artistic
Device Huang Junliang
Philological Studies on " Lao Zi "

- Huang Dekuan
The Theme of " Whole Life" in Zhuang
Zi's Thought Wang Bo
Xun Zi's Idea of Heaven : A Study on the
Chapter " On Heaven" of " Xun Zi" ...
- Jiang Lequn
Poetry of Jian'an Years in Wei Dynasty
and Musical Art Qian Zhixi
A Study on A Buddhist Book;" Da-
Cheng-Da-Yi-Zhang"
- Zhang Zhiqiang
The Rise and Wane of Wang Family in
Taiyuan in Northern Dynasty
- Chen Shuang
Tai Xue (Supreme Academy)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Its Relation with Poli-
tics and Culture Zhang Jinlong
The Mutation of Poetic Style in Early and
High Tang Dynasty; From Regional Per-
spective Xu Feng
Groups of " Kuang Shi" in Suzhou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Ming Dynasty
- Gao Shouxian
" A Playful Imitation of Yuan Yishan's
Poetic Criticism; A Poem of Quatrain
Form" and the Early Poetics of Wang
-

Shizhen	Zhang Jian
The Architectural Setting, Location Dis-	
tribution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 of	
Guild Hall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Wang Rigen
Academic Spirit of Daoguang and Xian-	
feng Years in Qing Dynasty	
.....	Hu Cheng
Sources on the Memorial Service for Yang	
Wenhui, A Lay Buddhist, Held in Japan	
.....	Chen Jidong
Zhang Taiyan's Idea on National	
Quintessence and Studies on Chinese	
Classical Masters	Luo Jianqiu
Hu Shi and Modern Studies on Chinese	
Classical Masters	Wang Fazhou

Not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Time of Origin of	
"Wei Guan Pin" (Hierarchy of Officials in	
Wei Dynasty)	Yan Buke
A Supplementary Study on "Southern Qi	
Guan Pin"	Yan Buke
Emendations on "Dictionary of Dunhuang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	Zhang Yongquan

彭玉平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

——王运熙先生访谈录

问 先生治学之路，有不同于一般学者的地方，这是我们很感兴趣的。听说先生在读大学期间，最初是想搞文学创作的，并曾写过一些小说。但大学毕业后，先生又是怎么从文学创作转向文学研究的呢？为什么不把小说创作继续下去？

答 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主观上讲，我在当时是写了一些短篇小说，也在报刊上发过一些。在《时代

^{*} 王运熙先生治学以《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座右铭，本文即据此节录为题。

日报》的副刊上发的比较多。当时那个报纸的倾向比较左。《申报》上也发过一些。我小时候住在乡村小镇上，对江南的农村生活有一些了解。十三岁时，抗日战争爆发，我就到上海来了。当时我比较喜欢鲁迅、茅盾和叶圣陶等人的小说，特别是他们写的那些表现乡村风俗、市镇生活的小说跟我的生活比较接近，所以自己创作时，也多取材于乡村小镇题材。但是后来我发现没有什么自己的特色，成就也不高。

问 摹仿色彩比较浓？

答 对。想象力不够，我这人比较踏实。感到这样下去不会有大的成果，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条件上来说，当时在复旦做了教师。在大学里要有所成就，主要还是靠学术研究——当然，也有作家兼教师的，但毕竟是少数。而且我是解放前——1947年留校任教的，当时比较重视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加上我原来对古代文学比较有兴趣，所以就开始研究古典文学。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第一点，就是觉得在创作方面，将来自己的发展前途不大。

问 先生最初从事的是汉魏六朝乐府诗的研究。在此之前，乐府诗的研究在国内已有一定的规模，余冠英、萧涤非、黄节等都是这方面的权威。前辈的研究成果当然是一笔财富，但也是一座屏峰，要跨越这座屏峰需要很大的勇气。先生又是如何确立这一研究方向的？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答 开始我是以汉魏六朝为大的研究范围的，并没有一开始就确定研究乐府诗。当时的系主任是陈子展先生，我帮他处理一些系里的行政工作，常常在一起交谈，他也很赞成我研究汉魏六朝文学。我先是研究杂体诗，如回文诗、离合诗、双声诗等，与乐府诗比较接近，带有文字游戏性质。陈先生对这一类游戏文学很重视，也很有兴趣，他过去在这方面写过文章。他

认为这个题目值得研究，我就在研究乐府诗之前写了一篇《离合诗考》，经陈先生介绍发表在《国文月刊》上。接着研究谐音双关诗，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谐音双关语在六朝乐府《吴声》歌曲、《西曲》歌中包孕最多。我就写了一篇《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这是我的《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中最早成文的一篇。实际上也是我研究杂体诗的一个部分。与此同时我发现吴声、西曲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值得推究，因此就转向了，不是从游戏文学的角度去研究吴声、西曲，而是从它的产生时代、产生地域或声调等各个方面去研究，陆陆续续写了一组文章，后来就集成《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公开出版了。

五·四以后的学者，因为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中的民歌风味比较重，对之已经加以重视。但他们没有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研究，因此好多问题还不怎么清楚。萧涤非先生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对这方面的历史背景已经开始注意了，但是谈的还不多。我在这方面有系统地读了不少书，找到一些材料，写了好几篇文章，搞清了其中的一些问题。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我对它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我认为它是五·四以后，现代人研究乐府诗在史这方面最有系统也最有深度的一本，但是在六朝乐府与民歌方面，还是有一些空档。我也就是在这一方面继续下去的。后来《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出版以后，我去北京开会，游国恩先生认为我的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完成《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以后，我就把研究范围扩大到汉乐府民歌，着重研究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就是民歌和文人的民歌式的作品。汉乐府民歌因为过去研究的人比较多一点，也联系到一些具体的历史背景。清朝朱乾的《乐府正义》、民国初年黄节的《汉魏乐府风笺》、闻一多的《乐府诗笺》都是很有

份量的。研究的人多了，质量也就高了，空白相对要少一些，所以我在这方面虽然也写了一些文章，但补空的地方相对较少，不象《六朝乐府与民歌》那样比较有系统。关于汉乐府的研究文章，后来主要收录在《乐府诗论丛》里。

问 听说先生的乐府诗研究在当时就引起了前辈学者如游国恩、余冠英等人的注意，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答 好的。55年我去北京，见到余冠英先生，余先生对我不太了解，见到我，惊奇地说：你这么年轻。他原来以为我的年纪是比较大的，而实际上我才二十多岁。

问 可能是先生的文风与老先生比较接近。

答 是这样的。我的文章文言气较重，也比较简炼，着重于资料考订，即使一些理论分析文章也是建立在资料考订的基础上，所以风格与老先生相近。当时年纪轻的人（特别是解放以后）一般不怎么重视资料考订。所以有些人刚刚接触我的文章，常常以为是老先生的手笔。

问 国外好象也挺重视先生的这两本乐府诗研究专著的。

答 是的。在日本比较有影响，日本研究中国汉魏六朝文学和乐府诗的人都比较重视。京都大学研究生的必读书目中就开列了这两本书。

问 台湾呢？

答 在台湾，《六朝乐府与民歌》早就有盗印本了。《乐府诗论丛》中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可能比较明显一点，所以没有被盗印。台湾有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叫杨承祖，90年开会时，我碰到他，他说台湾学术界认为，大陆研究六朝文学的，首推王瑶和我。当是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和我的《六朝乐府与民歌》出得都比较早的缘故吧。

问 先生从50年代中后期转入对唐代文学的研究，其中对

李白的研究蜚声学界。从汉魏六朝到唐代，在历史上是个延续的过程，但先生从事唐代文学的研究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答 从主观上讲，在研究乐府诗几年以后，觉得要在这方面继续写出有新意的文章也不容易，因此就想往下延伸。客观方面呢，当时中文系的《中国文学史》课我在教，第二段就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原来这课是由刘大杰讲的，后来他生病了，由我代上。这一段文学史正好包括隋唐五代，我也就比较自然地转到唐代文学的研究，同时我也发现唐代文学可以发掘的东西比较多。

问 “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本世纪新兴的一门学科，自陈中凡先生发轫，经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等前辈学者发扬光大，使该学科不断趋于完善。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建树甚伟。60年代前期，协助刘大杰先生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80年代前期，和顾易生教授共同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下册，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又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目前“通史”已出版四本，备受学界称誉。但是在前几次古代文论年会上，也有人说，“通史”固是集大成著作，但搞完以后，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就没有多少东西值得研究了。先生同意这种看法吗？

答 从收集资料的丰富、论述分析的广度上讲，七卷本的通史，规模的确比以前的同类著作要大。但说研究已到了尽头，恐怕也失之偏颇。在发掘材料、整理排比材料上，可以说，从先秦到隋唐五代这一阶段，再要发现什么新的材料，比较困难了，因为年代久了，本身留下的材料就不多。但是宋元明清的材料就太多了，我们每个阶段写它几十万字，还只是写了一些主要的。象明代和清代文学批评史，本身就可以出一套多卷本的丛书。所以我们这套“通史”在材料取舍上本身就是不均匀

的,先秦到隋唐五代比较宽一点,宋以后就要严一些,假如也象前几册那样写法,还有好多材料可以写进去。近代也是如此。

问 而且也可以作一些专题研究。

答 是啊。一个流派或一个文论家就可以写一本专门的著作。宋元以后,专门的文论著作也多起来,不象过去只有《文心雕龙》、《诗品》、《诗式》等少数著作。一本书也可以写一本专门的研究著作。至于从新的论述角度、新的理论方法去写,那就更不相同了。过去的老的“批评史”主要是以文论家为线索的,假如以问题为线索去写,也可写出新的东西来。这方面恐怕就不仅是发掘材料的深度问题,而是要有新的理论思维去构筑新的框架。前几年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就是把创作跟批评紧密结合起来,不但谈直接表现为理论形式的批评,而且把创作中间表现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也融合进去,角度就比较新一些。这样大的学科,要研究穷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一般的论述、一般的材料经过别人分析讨论以后,再要有新的突破,难度相对要大一些。这要求研究者有更好的学术素养和条件。

问 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先生一贯倡导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文史哲的统一以及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的统一。先生自身的学术研究也典型地体现了这三个“统一”。

答 是这样的。我的《〈文心雕龙·原道〉与玄学的关系》就是结合哲学思想来谈的。文学与历史的统一在《六朝乐府与民歌》里表现得比较明显,在谈它的产生时代以及考证吴声、西曲的本事与作者等,就是主要利用了历史典籍中的许多材料来进行说明的。关于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我有时又把宏观称作中观。太大的概括,上下两千年呀什么的,我是不大谈的。宏观把握一定要有坚实的微观基础,中国文学及文学批评涵盖

的时间非常长，文学的品种又很多：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小说、戏曲这种通俗文学与正统的诗文在性质上又不大相同，所以要概括长时期的、多种文体的文学思想是比较难的，没有透彻的了解就容易说得空，流于浮泛。事实上现在有一些大的概括并没有融合大量的材料，常常也只根据一些著名的作品——甚至于《作品选》中的著名作品。这样的概括，我觉得有点片面。

问 先生的《论盛唐气象》一文似乎是中观与微观结合的显例。

答 对。我至多是根据一个朝代来写，一般是写某一时期或某一个流派，如盛唐或元结的《篋中集》等。因为掌握了大量材料，所以写起来容易落到实处。

问 现在有些宏观性的文章，题目往往很大，实际上空而不灵。内容很平常，却要摆出一副“挫万物于笔端”的样子。

答 有一些宏观文章，可能是先有一些理论框架，然后再找一些例子去加以说明。我觉得所谓宏观，首先要全面地了解情况，把具体问题放在大一些的背景下去进行考察。譬如我谈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一般人都认为其散文文风是平易的，而他的诗歌特征却是奇崛，两者风格不同；但实际上韩愈的诗文都是尚奇的，风格是统一的。唐代的文章以骈文为主，当时的大多数骈文比较通俗，而韩愈的散文相对来说倒是写得比较奇崛的。当时的骈文，一般人都能读懂，而韩愈的散文（包括他的追随者的作品）到宋初还显得比较艰涩，宋初人认为韩文能读断句子都比较困难。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考察，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说清楚了。

问 是的，先生刊登在《中华文史论丛》上的长篇论文《白居易诗论的全面考察》，也是采用的这种写作方法。

答 我在评价元稹的“李、杜优劣论”时，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

问 学术研究需要有一些浪漫与热情、假设和幻想，然而怪论不等于新意，臆测也不能代替事实。针对学术界常常出现的无根臆说和奇谈怪论，先生曾经精辟地指出：正确的解释就是一种创新。先生能否对这一说法作一些进一步的说明？

答 我的治学着重于阐释，力求把历史现象说清楚，从某种程度上讲，与自然科学有点接近。不同于创作，凭的是想象。收集、整理、分析大量的材料，把历史现象的原来面目说清楚，这恐怕也是五·四以来许多文史哲研究者共同追求的目标。象王国维、陈寅恪、余嘉锡、闻一多、冯友兰、钱穆等人的著作，我都看过一些，受到的影响比较大，觉得这才是真正合乎科学的治学方法。有些不符合事实的看法当然在学术发展的道路上可能也起一些作用，可以引起一些思考和争论，但终归是没有多少生命力的。当然，研究文艺也可以有一些想象，作一些假设，但这种假设总要经过细心的检验和分析推论，使假设真正经得起推敲，才能立得住。

问 就象胡适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答 对。有些问题，在学术界往往是某种误解比较流行，真正阐明真相的东西有时候反而不受重视。实际上把问题阐释清楚了，对原来的比较流行的说法来说，应该是一种创新，而且是一种有价值的创新。

问 目录学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但年轻一代的学者对目录学的作用往往认识不足，目录学知识也比较贫乏，这给收集材料带来很大的困难，也限制了他们的学术视野。先生在一些谈治学的文章中曾经指出，您的学术研究受目录学之益非浅。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答 我是非常重视目录学的，它是做学问的向导。我过去一直强调，对材料要能做到三点：第一是要知道怎样去找材料，第二是要读懂这些材料，第三是要能分析、鉴定、利用这些材料。而要找材料就必须懂得目录学知识。清代以及五·四前后的学者都是很重视这一点的，象余嘉锡就是目录学大家。但解放以后，这方面好象不怎么受重视，有些高校也只是把目录学列为选修课。目录学本身比较枯燥。有一部分人是抱着欣赏的态度去读文学作品的，而不是有意去研究，一般说来，对历史背景和歷史资料不怎么重视，因为他们主要是从文学中寻找乐趣。当然，文学是有它的娱乐功能，但这与学术研究还是有距离的。解放以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比较强调理论分析，表现上虽然说观点与材料相结合，实际上在长期的左倾思想影响之下，还是重视所谓“理论挂帅”、“理论先行”这一套，轻视材料的作用，相应地，目录学也就受到了冷遇。

问 国学是个时起时落的话题。自本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来，曾经兴起过“保存国粹论”和“本位文化论”等论争，这当然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时隔数十年后，国学又被人重新提起，似乎有再热的势头，有的高校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心，办专门的国学研究刊物。先生对这一现象有什么看法？新时期的国学研究应该有什么特点？

答 现在提倡国学研究，我觉得有其合理的时代因素。前些时候我们提倡研究文化学，就是要对整个文化背景比较熟悉，对当时的社会和人的心理比较了解，这样，研究文学也就容易深入，所以前几年的文化热也有其合理的一面。我总觉得它与过去所倡导的打通文史哲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有许多史书不仅是写政治、军事的，也包括了许多文化方面的现象，象《史记》里面的“十书”、《汉书》里的“志”等。“列传”中既有政